



怀念我的母亲

■王灏

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我党校学习结束就撒手人寰，永远离开了她含辛茹苦哺育长大的5个儿女，人生定格在81岁。2016年10月30日，也成了我悲痛和永生难忘的日子。

当时是周日晚上6点30分左右，在家里刚端起碗吃饭，二哥突然打来电话，他哽咽着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咱妈走了。”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，但刹那间脑袋一片空白，随后悲从中来，我心想，未来没妈的日子该怎样面对呢？我马上订了第二天早7点的机票。

从贵阳到郑州飞行了两个小时。朋友接到我便一刻不敢耽误急忙往家赶，中午12点到家时，头戴孝帽的大哥已在大门口等我，当我听到他哭着说“没有妈了”时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母亲已安详地躺在放在堂屋的棺材里，姐、哥、嫂、妹及同村的近亲身着孝装守候在母亲的棺木旁，忙前忙后。看着母亲的遗容，我手扶棺木哽咽着说：“说好等我党校学习结束回来的，怎么不等我啊！”随后听二哥说，母亲直到弥留之际，一直不准他们打电话给我，唯恐影响我工作。

为了办理母亲的后事，院子里已做了一些收拾和布置。

母亲一生要强，也很能干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当时困难的家庭付出了很多辛劳，吃过不少苦，晚年才享了一些福。

我常年在外工作，尤其刚参加工作的前些年，为工作生计为家族，我回老家的次数很有限，母亲也不愿意让我多回家，唯恐影响我的工作，怕我多花钱，有时还嘱咐我没事电话也要少打，浪费电话费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母亲年事渐高，我回家的次数多了，一年回去几次也是常有的。双胞胎女儿连续两个暑假都专门安排时间回老家陪她们的奶奶。

每次回到老家，在老宅大院里，母亲行动尽管不像年轻时那样利索，但佝偻的身躯从早到晚忙活着，我心里很踏实，情感上有了依托。尤其是早上睡到自然醒，母亲早已把饭做好，内心涌出的幸福感如同当年小时候放学回家的感觉。

母亲去世的第三天，按老家风俗如期出殡安葬。出殡当天天气很好，同村的人几乎都过来帮忙，按风俗成立了以长者为主的类似治丧机构，分工井然有序。单位亦安排了两名同志前来吊唁和慰问。母亲去世前十多天，为减轻子女的经

济负担，她有预感似的把个人积蓄的12000多元钱交给了二哥，让其办理后事。

出殡回来，回到我成长至高中毕业的老宅，随着几天的热闹散去，顿时感觉空空荡荡，再也看不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了。坐在昔日母亲给我收拾的床铺上，睹物思人，悲从中来。

父亲早于母亲23年去世，随着母亲这一走，属于父母的时代结束了。但工作生活仍要继续，兄弟姊妹还要经常走动联系，保持好亲情关系，让各自的家庭和睦，在各自的岗位做得更好，这也是父母生前的愿望和要求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子女5人聊了很长时间。一起回忆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。那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，父亲多病，我们年龄尚小，仅靠母亲与大姐挣工分，一年到头总有那么一段缺粮挨饿的日子。如今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。

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因小时候生病导致耳聋的大哥。大哥50多岁，智力、体力正常，生活上也完全能自食其力，因而是老大，在困难时期为家庭做出过很大贡献。大哥一生没有成家，这是母亲一直



担忧的。为此，母亲留下足够大哥吃两年的小麦，还一再嘱咐我们，将来大哥年纪大了一定要对他好。

一晃，母亲去世快三年了。三年来，外部世界和我的工作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。自2015年底履职原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三年时间里，单位连续两年在市里年终绩效考核中获一等奖，个人履职考核亦连续两年评为优秀等次。今年初，我到了一个面临全新考验和挑战的岗位，目前工作成效初显。双胞胎女儿一直在努力苦读，信心百倍地备战高考。这些也可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了。

可是，工作生活的充实和忙碌并未减弱我对母亲的思念，这份思念反而与日俱增，特别是每逢佳节，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。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”，这种悲伤思绪更为浓烈。没有母亲的日子，重要的情感支柱失去了，电话唠叨与嘱咐不再有，回乡探亲的次数少了，也只有在清明节来到父母坟茔前，表达亲情寄托哀思。

高考的味道

■曹新旺



高考是什么味道？从考生的角度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。从家长的角度，我深有感触！

2017年女儿参加高考，我提前订好了宾馆，请假作陪。说是作陪，实在是坐卧不宁。我与大多数家长一样焦虑着，唠叨着，问这问那，大有指点江山的味道，其实帮不了多少忙，基本是添乱。

看我跑前跑后，问东道西，絮叨个不停，女儿说：“爸，你烦不烦？”

我说：“不烦呀！”

女儿说：“你不烦，我烦！”

女儿虽然嘴上说“烦”，但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还是很感动的。

要问我高考中最怕的是什么？晚点！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时间，考场大门不会再为你打开，那就意味着这一门你将是零分。也因此，家长与考生的时间观念都非常强。即便是这样，还是有晚点的。

高考的第一场，考生按规定的时间进入考场后，大门立即关闭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对母子满头大汗地来到考场，但为时已晚，这位考生已超35分钟，警察叔叔没有让考生进入考场。母子俩泪流满面，这位母亲跪在地上求警察，那哭声真是撕心裂肺，在场的不少人跟着抹眼泪，也过来替母子求情，但终未能如愿。

当时，在现场的我也跟着掉下了惋惜的泪水。

想到真切发生的那一幕，我心里越发紧张。那两天，我把我和老婆的手机都定了闹铃，晚上根本睡不踏实，生怕错过了时间。中午让女儿休息会儿，我就索性不睡了，坐在那儿刷手机，紧盯着时间一秒一秒地变动，搞得神经兮兮的。那种担心和紧张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

有时，人越怕出情况，越有情况。考试的第二场，开车送女儿的路上，在一个拐弯处，“咣当”一声，与一辆轿车相撞，心想要坏事，汗也下来了，但我的第一反

应不是车撞得怎么样，而是想到要立即安排老婆与女儿下车打的去考场。对方也下车了，巧的是，也是送孩子考试，两个孩子还在一个考场。车撞得并不厉害，也没伤着人，我问：“哥们儿，你看怎么办？”这哥们儿也爽快：“有啥好办的！赶紧送孩子进考场才是正事！”我说：“对对对，考试才是正事！”我们一前一后把孩子送到了考场，相互留了电话号码，成了朋友，这也是女儿高考中的一个意外收获。

考场内孩子们不轻松，考场外的家长心中也忐忑，焦急等待着孩子们下考场。铃声一响，家长们急急地涌向门口，踮着脚，伸长了脖子，瞪大了眼睛寻找自己的孩子。见面的第一句话十有八九是问“考得咋样”。我注意观察，孩子们的表情很复杂，有笑逐颜开的，有愁眉苦脸的，有眼含泪花的……孩子们考得怎么样，从面部表情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而我们这些家长呢，也随着孩子的变化而变化，有的比孩子还着急，有的跟着孩子抹眼泪，那场景真似一幅人生百态图。

高考结束后，有一种等待也让人着急，那就是高考分数的公布。好不容易等来了分数的公布，上网一查，女儿眼泪当场就下来了，与她所估的分值相差几十分。我当时也有点不冷静，就数落了她几句，眼泪汪汪的女儿一声不吭。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再批评了，女儿当时已经够难受的了。

分数出来后，并非万事皆休，为孩子填报志愿才是最让人焦虑、忐忑，备受煎熬的，既考验智慧也考验知识，填报不好，一旦脱了档，就意味着孩子白辛苦一场，预示着孩子又要再战一年。

那几天，我与女儿几乎没有合眼，把这个招生指南翻来覆去查了好几遍，在电脑上也几乎把所有的大学查了个底朝天，用红笔、蓝笔密密麻麻记满了十几页A4纸。也可以骄傲地说，那几天，我把中国所有的“985”“211”等大学的特性、在河南所需的分数线等问题弄得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填报志愿那几天，那是真的辛苦，眼熬红了，嘴上起泡了，对比得眼花缭乱，思考得头昏脑涨，本来自己平时是低血压，那几天给整成了高血压。我与女儿开玩笑说：“老爸上学时要有今天给你填报志愿这个劲头，也考上名牌大学了！可惜我这一身才华了！”女儿听后哈哈大笑，然后撇嘴不屑地说：“我咋没有看出来！”

“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击老爸，真没良心！”我佯装生气。

最终，女儿考上了一所“211”学校，高考的硝烟就此消散，我的心也归于平静。

这次经历，也成了我人生中一段“美好”的记忆。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高考，但这次的经历也算弥补了心中的遗憾，也从另一角度体会了一把高考的味道，这味道有点苦涩，不太美！

五月（外二首）

■聂山峻

温柔的风
泼下满世的绿
土地里荡起芬芳
我匍匐于田间
将梦写入诗行
麦子舞成醉酒的模样
西瓜苗拥着阳光疯狂
布谷从头顶飞过
喊出我的希望

种 子

种子是一粒梦想
埋入眷恋的土壤
春，为它尽情扮装
清香怡人激滟层层绿浪
经过日子的修剪、培养
不惧风刮、雨淋、暴晒
心怀阳光，尽情生长
开花结果后
将亲历的岁月酿酒
餐桌上飘来阵阵芳香
幸福，飞上庄稼人的眉梢
栖息在结满老茧的手上

五月麦香

布谷歌唱
受孕的小麦
贪婪暖风、艳阳
隆起灌浆的肚子
劳动结晶成金黄
招摇田畴，弥漫村庄
虔诚守望
丰收的喜悦
流淌在阡陌上
心底盛满麦香